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林廣記後集卷十九

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姚培璵

欽定四庫全書

詩林廣記後集卷九

宋 蔡正孫 編

陳希夷

希夷名搏字圖南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游行四方志不遂入武當山後隱居華陰山周世宗召至京賜號白雲先生太宗朝再召賜號希夷先生

聞見錄云華山隱士陳搏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常乘白驥從惡年少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太

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

歸隱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
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
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
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邵伯溫易學辨惑云搏隱居華陰山自晉以後每聞
一朝草命顰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乘驢
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大笑問其故曰天下自此定

矣遁迹之初作此詩云豈淺丈夫哉

題西峰

為愛西峯好吟頭盡日昂岩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山無夕陽寄言嘉遯客此處是仙鄉

聞見錄云搏隱居華山太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輔丞相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搏不知吐納修養之術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

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
理之時勤心修煉无出於此琪等以其語奏帝益重
之

贈种隱君

事不關身皆是累心源未了幾時閑須將未了并身累
分付他人入舊山

种放隱終南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曰君當有顯
宦但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所忌字名將有物敗之

後真宗召見待以殊禮謁告歸終南恃恩與王嗣宗相忤卒為嗣宗所排

涑水記云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告歸終南恃恩驕倨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以下羣拜謁放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姝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

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寘空
疎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顯官臣恐天
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因抉摘言放陰事上雖不之
問而待放之意寢衰

睡答金勵

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此為息魂離神不動覺
來無所知知來心愈用堪笑塵世中不知夢是夢

聞見錄云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或數月近亦不下

月餘

御苑名談云昔有衣冠子金勵問希夷先生曰勵向遊華山欲見先生先生睡未覺亦有道乎先生笑而不言答之以詩云

對御歌

臣愛睡臣愛睡不卧氈不蓋被片石枕頭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閒氣爭如臣

向青山頂頭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
管甚玉兔東生紅輪西墜

談數云陳搏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戶獨
卧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局戶試之月餘始
開搏熟寐如故嘗對御歌此詩云

附潘紫岩題陳圖南鼾睡圖

甲馬營中紫氣高屬猪人已著黃袍此回天下都無事
可是山中睡得牢

希夷騎驢遊華陰聞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紫岩詩本此語也

贈張平崖

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須多謝鬢邊瘡

古今詩話云張忠定公少謁華山陳圖南圖南贈以詩一絕始皆不諭其意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發瘡於鬢移守金陵遂薨悉如其言

胡苔溪云余考二朝正史張詠真宗時詠再任昇州頭瘡甚上憫之代還不能朝謁復求領郡命知陳州卒古今詩話以為移守金陵遂薨非也

魏處士

處士名野字仲先隱居不仕真宗召見而野閉門避匿

古今詩話云章聖幸汾陰回望林嶺間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魏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

踰垣而走

漑水燕談云魏野居有幽致真宗遣人圖之野有詩云幽居帝畫看正謂此也

後村詩話云魏野五言云常憐李斯首不及嚴光足真處士語也

劉寬夫詩話云野有子亦有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人多稱頌之

晨興

夜長已待得晨興耽睡僮猶喚不膺燒葉爐中無宿火
讀書牕下有殘燈臨階短髮梳和月傍岸衰容洗帶冰
料得巢禽翻怪訝尋常日午起慵能

歐公詩話云此詩本是燒葉爐中無宿火或有嫌燒
葉之語為貧寒太甚改葉字為藥字不惟壞此一句
併下句減氣味矣

書友人屋壁

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閑

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想閑來者還應我最偏
詩話云真宗祀汾陰遣使召野野題詩遜去使還以
詩奏上曰野不來矣

胡荅溪云魏野詩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王建
詩云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二人之語巧於模寫
山居之趣第理有當否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
有之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此理必無之至若少
陵云得食階除鳥雀馴東坡云為鼠長留飯憐蛾不

點燈皆當於理人无得而議之矣

愚謂東坡為鼠常留飯之語於理恐亦似有小礙鼠之於人為害之物也掀杯舐缶衆皆嫉之坡嘗有云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貓之不捕且不可養而可留飯以待鼠乎

尋隱者不遇

尋真誤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
白雲滿地無人掃

愚謂此詩模寫幽寂之趣真所謂蟬蛻汙濁之中蜉蝣塵埃之表與僧元本詩同一意趣今附于左
附僧無本訪隱者不遇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唐人多有訪隱者不遇詩意味閑雅率皆膾炙人口
高騎云落花流水認天台半醉閒吟獨自來惆悵仙翁何處去滿庭紅杏碧桃開李義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樵漁路日暮歸來

雪滿衣韋蘇州云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遇又空
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謝寇萊公見訪

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
村巷傳呼宰相來

古今詩話云萊公鎮洛凡三邀野不至萊公暇日寫
刺訪之野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
論騷雅相得甚懽將別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留為

山家之寶及公再秉鈞軸野游門下獻詩云好去上
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
通州每題前詩於牕朝夕吟哦之

上王相公

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
好來相伴赤松遊

三山老人語錄云杜子美送嚴武還朝詩云公若登
台輔臨危莫愛身勸以仗節義也魏野上王文正公

詩云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又贈寇忠
愍公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勸
之使退也近世士人與上官詩无非諛辭未聞有規
勸之語如此者

劉寬夫詩話云王文正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
以絕句文正袖此詩求退遂得謝萊公自永興被召
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
仙而萊公歲晚南遷世多言公不能如文正用野言

蓋志士仁人亦各有志觀萊公末年所為豈愧文正之退哉山人處士其言不得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係其人要之不溺於富貴以貪得則一也

附亡名氏獻韓魏公

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
鄆王臺上醉春風

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此詩蓋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為晝錦之榮公以為然即請守相州此詩亦

有規勸之意故附於此

上知府寇相公

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聖
主詩方和親王狀始回鎮臨求二陝調燮輶三台鳳閣
須重去龍旌暫擁來下車三度雨上殿數聲雷未暇瞻
珪璧先蒙訪草萊幾思趨相府恐懼復徘徊

政要云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厯視坐
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无答丁謂

使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
撫南夏非久即還

啄木

爪利觜還剛殘陽啄更忙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形
小過槐陌聲高近草堂豈能同燕雀惟解占高梁

歐公詩話云魏野啄木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
有詩人規誠之風

林和靖

和靖先生名逋居西湖杭守李及薛映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後去

該聞錄云林逋處士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之投啟為贊其文皆儼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逋兩失之

山園小梅

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

蔡寬夫詩話云和靖梅詩疎影暗香一聯誠為警絕
然其下霜禽粉蝶一聯則與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
出兩人乃知詩全篇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為圖
以此大抵和靖詩喜於對意如伶倫近日无侯白奴
僕當時有衛青又如破殿靜披薦白古齋房閑試酪

奴春之類雖假對亦不草草故氣格不無少貶然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疏長句如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峰更晚晴又如煙含晚樹人家遠雨濕春蒲燕子低此等句又何害其為工夫太過也

王晉卿云和靖疎影暗香之句杏與桃李皆可用也東坡云可則可但恐杏花桃李不敢承當耳又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棄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此詩決非桃李詩也

山谷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梅詩疎影暗香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惡止係於人

梅花

吟懷長恨負芳時為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人憐紅豔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塞垣亦風味醉將聲調角中吹

胡苔溪云山谷喜雪後園林一聯王直方又愛和靖
池水倒添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以謂此句與山
谷所稱真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略無佳處直方
何為喜之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附何遜早梅

菟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
橫却月觀花遠凌風臺朝酒長門泣夕駐臨邛杯應知
早飄落故遂上春來

雪齋浪記云為詩當飽參然後臭味乃同雖為大宗
匠者亦然月觀枝橫之語乃何遜妙處自林和靖一
參之後參之者甚多

書孤山隱居壁

山木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
獨樹為橋小結廬

和靖居西湖之孤山結廬其上足未嘗履城市此詩
有卜居之意猶以為入山未深入林未密也

藝苑雌黃云張子野過和靖隱居有詩一聯云湖山
隱後家空在煙雨詞亡草自青注云先生嘗著春草
曲有滿地和煙雨之語今亡其全篇余按楊元素本
事曲有點絳唇一闋乃和靖春草詞云金谷年年亂
生春色誰為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煙雨又是離歌一
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此詞甚工
子野乃不見其全篇何也

詠退筆

神功雖缺力終存架琢珊瑚欠策勲日暮閑窓何所似
灞陵憔悴故將軍

胡茗溪云和靖言余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每用之
如麾百勝之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无不如意惜其
日久且敝因作詩以錄其功殊有憫勞念舊之意

書壽堂壁

右詩見前集六卷李義山詩類

古今詩話云林逋傲視許洞洞不喜乃作詩嘲之曰

寺裏掇齋飢老鼠林間咳嗽老獮猴豪民送物鵝伸
頸好客臨門蟹縮頭此詩妬賢嫉能之辭可謂謔之
虐者也聞者足以戒云

王黃州

黃州名禹偁字元之

西清詩話云元之父本磨家畢文簡士安為州從事
元之代其父輸麪至公宇立庭下文簡方命諸子屬
句云鸚鵡能言寧似鳳元之抗聲曰蜘蛛雖巧不如

蠶文簡曰子精神滿腹將且名世後與公接武朝廷
滄浪詩辨云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
天

後村詩話云王元之被遇熙陵知制誥因抹徐鉉貶
商州為內相因議孝章皇后喪貶滁州真皇登極召
還將用矣其詩乃云兩制舊臣生白髮一番新貴上
青天未幾再謫黃州遷蘄州而卒豈新貴有所未平
乎

許彥周詩話云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
如云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書堆又云澤畔
騷人正憔悴道旁山鬼莫揶揄大類樂天也

黃山谷題黃州墨蹟云徃時王黃州謀國極匪躬朝
聞不及夕百壬避其鋒九鼎安磐石一身轉孤蓬浮
雲當日月白髮照秋空

春日雜興

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

和鶯吹折數枝花

蔡寬夫詩話云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賦此絕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暗合子美邪乃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

錫宴明日

宴罷回來日欲斜平康坊裏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

爭乞釵頭利市花

清明

無花無酒過清明
興味都來似野僧
昨日鄰家乞新火
曉窓分與讀書燈

胡苔溪云元之二絕何況味不同如此亦可見其老
少情懷之異也

滁州寄舊僚

要見滁州謫宦情信緣隨俗且營營不誇兩制詞臣貴

多伴三班奉職行樓堞倚空乘月上樽罍有酒對山傾
升沉得喪何須問况是浮生已半生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州郡設官尚少小郡不過四五
員復多武弁故非雄藩都會仕者率少官况元之自
拔垣謫滁州嘗以詩寄舊僚聞者頗憐之然元之在
滁陽四方文士持文就謁者甚衆

商州

節及登高忽嘆嗟經年憔悴別京華貳車何處撥蓬鬢

九日樽前見菊花

蔡寬夫詩話云人夢中作為詩文覺來多不省設有能省者其事往往皆驗理固不可詰豈禍福將至精神自有感通者乎王元之商州詩第四句乃夢中得之初元之在掖垣忽夢賦詩御座前既覺獨記此句未幾至貶以十月到郡而菊花盛開恍然如詩識也晏元獻守亳始至亦嘗夢賦詩云一年為客未歸去笑殺城東桃李花初莫省謂何已而因春出遊則州

之園館皆在城東公留毫逾年而後移睢陽无不合
者元之自從班謫散秩先為之兆固宜矣若元獻但
日月淹速之間亦有預告之者則世間萬事何嘗不
有定數邪

寇萊公

萊公名準字平仲謚忠愍

漁隱叢話云忠愍公詩思悽婉蓋富於情者也

春日登樓懷歸

高樓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荒
村生斷靄古寺語流鶯舊業遙清渭沉思忽有驚

政要云公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
時人以此覘其相業

江南春二首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
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

又

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
愁情不斷如春水

胡苔溪云以江南春二首觀之則語意疑若優柔无
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
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題驛亭

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它林下客
無榮無辱自由身

石林詩話云寇萊公南遷道過襄陽曾留一絕於驛
亭林下之語乃大概言之初無所主也胡秘監旦素
不為公所喜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下之語公為
已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莫不笑之

春日書懷

曾讀前書笑古今恥隨流俗共浮沉終期直道扶元化
敢為虛名役片心默坐野禽啼晝景閉門官柳長春陰
世間事了先須退不待霜毛漸滿簪

詩話云前輩作詩皆不妄發如萊公此詩真足以達其平生出處之志云

春晝偶書

白晝偶成芳草夢起來幽興有誰知風簾不動黃鸝語
坐看庭花日影移

劉後村云此詩有唐人風度

張乖崖

乖崖名詠字復之謚忠定公

蔡寬夫詩話云乖崖少喜任俠學擊劍尤樂聞神仙事為舉子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蜀牋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肯矣殆欲驅我入閑處乎然性極清介居无妄媵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處惟紗帽皂條黃土布裘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飾

寄傅霖逸人

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不忍歸為報巢由莫相笑

此心非是愛輕肥

蔡寬夫詩話云此詩乃乖崖始及第時賦此以寄傅霖也

西清詩話云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詩寄之晚年守宛州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闔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今何出

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答傅逸人

蕭蕭疎葦對門墻見說新秋鱠味長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魂夢繞寒塘

侯鯖錄云傅逸人真廟時人平厓之密友也傅嘗有詩贈公而公以此答之

附傅逸人贈張忠定

忍把浮名賣却閑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
門外風花任往還

復齋漫錄云傅霖開寶中嘗與張平崖會於幹城終夕談話鄰有病瘡者為之不作公每有書與傅傅必先夢之故傳有詩云劇談驅夜瘡幽夢得鄉書叙實事也

寄陳希夷

性愚不肯住山林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

回頭慚愧華山雲

蔡寬夫詩話云公少從希夷遊及李順之亂公帥蜀有詩寄之乃其素志也

楊文公

公名億字大年宋自天聖以來搢紳間為詩者少惟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楊公億劉公筠數人而已然皆未離崐體也

滄浪詩辯云國初詩尚沿襲唐人楊文公學李商隱

三朝正史云楊億祖文逸為偽唐玉山令億將生文
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未幾億生有紫毛被體
七尺餘經月乃落又本朝名臣傳云母張氏始生億
夢羽衣人自言武夷君托化既誕則一鶴雛盡室驚
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
追至江濱開視則鶴蛻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尺餘
既月乃落胡苔溪云二書所紀不同余謂名臣傳其
言怪誕良甚當以正史為是也

珊瑚鈞詩話云篇章以含蓄天成為上破碎雕鎬為下如楊大年西崐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

與賜宴諸館閣

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

澠水燕談云楊文公為光祿丞後苑賞花釣魚宴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太宗皇帝聞之乃詰所司以不

召之故左右曰以未貼職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

遂預晚宴

傀儡

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瑯瑯若教鮑老當筵舞
轉更瑯瑯舞袖長

後山詩話云楊大年傀儡詩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

笑

晏元獻

元獻名殊字同叔

宋子京筆記云宋自天聖以來搢紳間為詩者益少惟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楊公億劉公筠數人而已晏丞相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未有然晏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之酬和

後村詩話云詩家評論古人多是書生空言爾晏元獻書平津侯傳云主父仲舒容不得未知賓闇是何

人公能客富歐二公於門下然後可以為此言但主父非仲舒之倫宜以汲黯代之

詩眼云晏叔原謂蒲傳正云先君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

示張寺丞王校勘

元已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班班雨宿醉難禁灑灑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遊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選才

雜記云宋呂公見元獻佳句每書於齋壁如无可奈
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靜尋啄木藏身處閑看
遊絲到地時樓臺冷落収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已
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野棠花之類後人不易及
也

復齋謾錄云晏元獻因觀王琪大明寺詩板大加稱
賞召至同飯飯已又同步遊池上時春晚有落花晏
云每得句書墻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

何花落去一句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云似曾相識
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

寓意

油壁香車不再逢
峽雲無迹任西東
梨花院落溶溶月
柳絮池塘淡淡風
幾日寂寥傷酒後
一番蕭索禁烟中
魚書欲寄無由達
水遠山長處處同

漫叟詩話云江為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
家玳瑁筵或謂作此詩者決非貴族或人評軸裝曲

譜金書字樹記名花玉篆牌之句乃乞兒口中語胡
苔溪云青箱雜記亦載此事乃晏元獻云此詩乃乞
兒相未嘗識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綉
惟說氣象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及
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之類是也公自
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雲齋廣錄載近時
人有詩一聯云珠簾繡戶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
雖用珠綉其氣象豈不富貴不害其為佳句也

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金腰重慵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人皆以為知言

後山詩話云白樂天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盡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珍寶如黃金必以白玉為對或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些富貴語看如何其人數日搜索得一聯云脰挺化為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聞者為之絕倒

詠上竿伎題中書廳壁

百尺竿頭梟梟身腳騰跟倒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

石林詩話云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

伎一詩當時必有所謂後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壁間視元獻所題留誦久之亦無意也荆公它日因題一絕于後

附王荊公和晏元獻題中書壁

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緣何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熊勿軒云元獻之詩意謂露巧不如守拙荆公之詩謂經濟有術固不必拘泥也

莊子天地篇云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大人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懶然而慚曰始吾以夫子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斯人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脩混沌氏之

術者也予與汝何足以知之哉

弔劉蘇哥

蘇哥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
何日九原芳草綠一盃絮酒哭青春

西清詩話云元獻初罷政事守亳社每嘆士風彫落
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適春物暄
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
夫受人矚目隨燥溫變渝如翻覆手曾一女子不若

為序其事以詩弔之

苔溪漁隱曰元獻弔劉蘇哥詩序蓋指宋子京而言也元獻當國宋子京為翰苑晏愛宋之才雅甚親密之中秋晏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宋揮豪之際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

烹日注茶

稽山新茗綠如煙
靜挈都籃煮惠泉
未向人間殺風景
更持醪醕醉花前

西清詩話云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是也晏元獻慶歷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茶從容置酒乃賦此詩後王荊公於元豐末居金陵蔣漕之奇夜謁公於蔣山騁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自此殺風景

之語頗著於世

附王荊公戲呈蔣漕

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
豈知禪客夜相投

附唐人韋鵬翼詩

豈肯閑尋竹徑行却嫌絲管好蛙聲自從煮鶴燒琴後
背却青山卧月明

此詩頗近於殺風景之說故附於此

詩林廣記後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詩林廣記後集卷十

宋 蔡正孫 編

司馬溫公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呼溫公則曰老先生呼荆公
則曰金陵老先生居洛先生從之十年老先生於國
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
范淳夫云公於物澹無所好其於德義甚於利欲其
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已居處必

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羣書盈几終日正坐泊如也又以員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謹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起而澤被天下內之兒童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欽其德服其名惟至誠无欲故也

晁無咎云司馬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真率會

溫公集云用安之韻招諸公於南園為真率會

榆錢零亂柳花飛枝上紅英漸漸稀莫厭銜杯不虛日

須知共力惜春暉

真率春來頻宴聚不過東里即西家小園容易邀佳客
饌具雖無亦有花

胡荅溪云洛中尚齒起於唐白樂天至本朝司馬君
實居洛遂繼為之謂之真率會好事者寫成圖傳於
世所謂九老圖者是也

溫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

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

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再成

詩用前韻云

用前韻再成

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鬪雞非我事
紵衣絲髮且相暉

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

儘教人笑滿頭花

按真率會止有七人而所謂九老圖者畫像有九人不知彼二人者果何人哉集中不載也

真率會約云一序齒不序官一為具務簡素一朝夕食不過五味一菜菓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一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遂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一名客共作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一會日早赴不待促一

四月日押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詠懷

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
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
太平觸處農桑滿艷取閭閻鶴髮翁

石林詩話云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而歸始
至洛中嘗有詩詠懷其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
時雖論事不合去而神宗眷遇之意愈厚然猶以避

煩畏辱為言况其下者乎公自元祐初起為相至是
已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此自期也

居洛初夏作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因風起
惟有葵花向日傾

東臯雜記云溫公居洛陽作此詩其愛君忠義之志
槩見於此

過邵康節居

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
便是林間一野夫

又

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筇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
見我猶穿岸柳飛

邵氏聞見錄云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
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節遊嘗曰
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

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絕康節亦和之

附康節和溫公韻

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

又

風背河聲近亦微
斜陽淡泊隔雲衣
一雙白鷺在煙外
將下沙頭却背飛

候康節

淡日濃雲合復開
碧伊清洛遠
紫迴林間高閣望已久
花外小車猶未來

邵氏聞見錄云温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而不至乃作一絕以候之康節至亦和其韻

附康節和溫公韻

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為罰誤君凝望久
萬花深處小車來

示道人

天覆地載如洪爐萬物死生同一塗其中松栢與龜鵠
得年稍久終摧枯借令真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地間
君不見太上老君頭似雪世人浪說駐紅顏

愚謂人居天地間有生必有死乃理之常生順死安
或壽或夭惟修身以俟命而已或者偷生怖死盜竊

天機欲為長生不死之計斯惑矣司馬公此詩可謂達生死之理而安性命之常者也文公先生感興詩一章亦發明此意今附於左

附文公先生感興詩第十四章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闕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閑居

故人通貴絕相過
門外真堪置雀羅
我已幽慵僅更懶
雨來春草一番多

夏日西齋書事

榴花映葉未全開
槐影沉沉雨勢來
小院地偏人不到
滿庭鳥跡印蒼苔

溫公此詩寫閑居幽寂之意翛然於塵埃之表於此
可以見公之於物澹然而無所汨也

酬華嚴真師

知足隨緣處處安一身溫飽不為難禪房窄小纔容膝
此外從他世界寬

文昌雜錄云司馬公居洛在陋巷所居纔能庇風雨
又作地室嘗讀書於其中蓋道德之尊亦不自知顏
氏子之樂也故其銘布衾云顏樂一瓢萬世師模紂
居瓊室死為獨夫亦此詩之意云

待制司馬公

待制公諱池丞相溫公之父

行色

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
畫成應遣一生愁

張文潛云右行色詩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以某年
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
縣事刻此篇於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節為時
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
華夷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既載在天下而著書立

言皆足以師模來世蓋嘗評古今詩句為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此詩有焉

范文正公

文正名仲淹字希文

后山詩話云文正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硎所著小

說也

淮上遇風

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詩話云范文正淮上遇風作此詩雖弄翰戲語卒然
而作其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也

贈釣者

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
翰府名談云范希文贈釣者詩實寓深意不徒作也

文酒清話云希文江上遇風及贈釣者詩語雖同而意各有寓也

十四夜月

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

隱居詩語云詩豈獨言志往往識終身之事希文小

官時作此詩既而大負人望世期以為相而止於參

知政事王介甫為殿中丞羣牧判官時作郢州白雪

樓詩畧云折楊黃花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

四海無幾人况復區區郢中少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倡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壞之者蠭起皆如白雪之句也

蚊

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求旦暮休更問前程

胡茗溪云吳興澤國春夏之交地尤卑濕仍多蚊蚋東坡作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窓飛豹脚雨餘欄楯上

蝸牛真紀實也舊說泰州西溪濱海多蚊范文正為監鹽場日題此詩想與吳興同患也

孤兒扶喪

十口相攜泛巨川來時燠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聞見錄云范文正公鎮越有戶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

釣臺

漢包六合網賢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
雲臺爭似釣臺高

子陵釣臺賦者甚衆如文正公此詩真足以廉頑立
懦其後如黃魯直云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
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戴式之云
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恨識劉文
叔惹起塵名滿世間潘檉有云蟬冠未必似羊裘出

處當時已熟籌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丘
皆佳句也因併及之

賀方回

賀鑄字方回少為武吏換文資善長短句

王直方詩話云方回嘗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
澹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
叙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
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鑄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

屈盡心於斯守而勿失

題定林寺

破冰泉脉漱籬根壞衲遙疑挂樹猿蠟屐舊痕尋不見
東風先為我開門

王直方詩話云賀方回嘗題此絕於定林寺荆公見
之大加稱賞緣此知名

茅塘馬上

壯圖忽忽負當年回羨農家過我賢水落陂塘秋日薄

仰眠牛背看青天

漫叟詩話云方回茅塘馬上詩末兩句殊有意味寫出野興

望夫石

亭亭思婦石下閑幾人代蕩子長不歸山椒久相待微雲蔭髮彩初月輝蛾黛秋雨疊苔衣春風舞蘿帶宛然姑射子矯首塵冥外陳迹遂無窮佳期從莫再脫如魯秋氏妾結桑下愛玉質委淵沙悠悠復安在

王直方詩話云方回嘗作望夫石詩交遊間無不愛之余謂田承君云此詩可以見方回得失其所得者琢磨之功所失者太粘著皮骨耳承君以為然后山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惟劉禹錫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山谷之弟也以顧况為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

餘話詳見王建望夫石詩後

附黃山谷寄賀方回

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
只今惟有賀方回

任天祐云秦少游作好事近曲曰醉卧古藤陰下了
不知南北賀方回有青玉案曲曰彩筆新題斷腸句
兩曲皆知名於世時少游已死矣

愚謂此詩後兩句是襲太白詩中解道澄江淨如練

令人長憶謝玄暉語意也

謝無逸

冷齋夜話云謝逸字無逸臨川韻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

無逸號溪堂居士有溪堂集行於世其詩有云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宮魚上竿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皆為魯直

所稱賞

送董元達

讀書不作儒生酸躍馬西入金城關塞垣苦寒風氣惡
歸來面皺鬚眉斑先皇召見延和殿議論慷慨天開顏
謗書盈篋不復辯脫身來看江南山長江滾滾蛟龍怒
扁舟此去何當還大梁城裏定相見玉川破屋應數間

寄隱居士

處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玉唾幾千卷
手校韋編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卧一庵今白頭

襄陽耆舊節獨苦只有龐公不入州

漫叟詩話云謝無逸學古高潔文詞煅鍊篇篇有古意尤工於詩余愛其送董元達及寄隱居士二詩皆佳作也淮南潘邠老與之甚熟二公皆老死布衣士議惜之

晚春

蒲芽荇帶繞清池錦繩牽船水拍堤好是寒煙踈雨裏

遠峰青處子規啼

其二

門前楊柳暗沙汀雨溼東風未放晴點點落花春事晚
青青芳草暮愁生

重陽前四日風雨大作因憶潘邠老滿城風雨近
重陽句為足成之

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黃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絕壁
令人西望憶潘郎

其二

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黃

其三

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
雲中孤雁不成行

冷齋夜話云黃州潘大臨工詩有佳句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近新作詩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為俗氣所蔽翳昨日清臥聞

攬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人至令人敗思止此一句奉寄聞者莫不笑其迂濶呂居仁云潘邠老嘗得詩滿城風雨近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有詩托謝無逸綴成云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為此語也

謝無逸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為三絕

詩說云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易也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

胡少汲

黃山谷云少汲後生中豪士也讀書作文殊不塵埃使之不倦雖競爽者未易追也

與劉邦直

夢魂南北昧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傾。
楚國山川千疊遠，隋堤煙雨一帆輕。
我無健筆翻三峽，君有長才肅五兵。
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風樹作秋聲。

山谷云少汲此詩，同是行人更分首。
真佳句也邂逅，相逢意已傾。已道了劉三十一矣。

和山字韻

章句飄飄續小山，古風蕭瑟筆追還。
海鵬共擊三千里，

鐵馬同歸十二閑
功業會看鐘鼎上
聲華已在搢紳間
他年記憶憐衰老
為報西川引一班

桐江詩話云少汲宣和間在河朔作漕日同官陳亨
伯輩唱和山字韻少汲最後始成人皆嘆服

漁隱叢話云元豐間王平甫有海鵬未擊三千里天
馬須歸十二閑之句甚為一時諸公所稱道今少汲
所云豈非剽平甫之句但易二字以為已作邪

劉貢父

劉元城先生云劉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
故某喜與之交遊也

詠史

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
惜取沙場萬髑髏

劉後村云貢父詠史詩往往指王韶李憲輩唐人曹
松詩亦是此意

附曹松己亥歲

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漁憑君莫話封侯事

一將功成萬骨枯

愚因記張籍將軍行云邊城親戚曾戰沒今逐官軍
收舊骨磧西行見萬里空幕府獨奏將軍功杜子美
出塞曲云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劉蕡出塞詞云
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劉潛夫國殤行云嗚呼諸
將官日窵豈知萬鬼號陰風陸龜蒙築城詞云城高
功亦高爾命何勞惜此詩此意真足以為貪功生事

輕視人命者之戒

絕句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
惟有南風舊相識，徑開門戶又翻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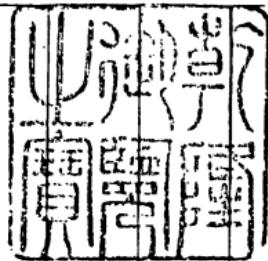
愚謂唐盧綸老圃堂詩云邵平瓜圃接吾廬，谷雨乾時偶自鉏。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貢父此詩與綸詩意相近皆佳作也。

後村云貢父此詩與劉原父春草詩皆有元和意度

不似本朝人詩併附於左

附劉原父春草

春草綿綿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似嫌車馬繁華地
纏入城門便不生



詩林廣記後集卷十